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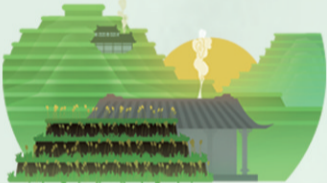


茶中人生

■ 天津 陈虹

喝茶这件事,自古以来可雅可俗。琴棋书画诗酒茶,都是雅事,是文人七件宝,茶列其中;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俗事,带着人间的烟火气,也有茶的位置。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喝茶就是喝茶,炎炎夏日,喝上一杯清凉的大碗茶,顿时暑意尽消;而对文人雅士来说,喝茶则是闲情逸致,以茶会友,品茗论道。算起来,在喝茶上自己算不上一个文人,更不是行家,单纯喜欢喝茶而已,也算对得起这凡人的身份。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有喝早茶的习惯,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也喜欢上了喝茶。一大早,母亲就忙着烧水沏茶,母亲坐在竹椅上,晨光透过葡萄树叶,在地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母亲就在这样的晨光中,慢慢酌饮。虽然知道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那日看书,才知道茶还有“唐煮、宋点、明沏泡”之说。唐代煮茶法,是直接将茶饼放在釜中煮熟,是唐代以前最普遍的饮茶法;宋代点茶法,是先将饼茶碾成细细的粉末,后放入茶盏中用沸水冲点茶。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大宋宫词》中,刘涛饰演的刘娥皇后,就在剧中有点茶的表演,为了使茶末与水融为一体,用茶筴快速击打,茶水充分交融,并使茶盏中腾起白色的茶汤,像云雾一般在茶盏上缭绕,并道出宋代点茶的精髓,“茶即是心境,心若有杂念,茶汤便不凝。”我们现在可以把喝茶变得这么简单,还要归功于朱元璋,据说是出身低微的朱元璋,实在看不惯文人雅士喝茶都那么麻烦,做了皇帝之后,一切从简,禁止了奢靡繁琐的“点茶法”,把泡茶的方法推广到全国了,一直延续到现在。



一晃,从乡下搬进城住,已有三十来个年头了。我越来越发觉,城里人,千好、万好,就是有一样不好,那就是,一棵葱、一棵菜,要买!想弄块巴掌大的菜畦玩玩,那是比登天还难!庄户人就不同了,平房也好,楼房也罢,家家户户单门独户的,一点没有城里楼挨楼、楼挤楼的压抑感。更值得骄傲的是,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拥有一畦属于自己主宰的菜地,春夏秋冬,早中晚,随时随地供自个享用。好处是,想弄多少弄多少,想吃啥弄啥,自由自便,随心所欲,一分钱不用花。

庄户人的菜园子,中用,也中看,恰似花园一般美丽,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年四季,变幻着不同的颜色!像走T台的模特,你来我往!春天!韭菜、茼蒿、莴笋、芹菜、菜豆;夏天!黄瓜、冬瓜、丝瓜、茄子、胡椒、豆角、西红柿;秋天!山芋、黄豆、萝卜、菠菜;冬天!青菜、白菜、卷心菜、大葱。别小瞧这巴掌大块地,长长、种种,一年一家人吃不焦了,做田里生活也有劲了!

左邻右舍会当家过日子的人家,房前屋后,绝对是没块闲地的,都把地当命疙瘩来侍候。即便是荒地、凹地,也想方设法,起早带晚“磨”熟了。见缝插针的长着、种着。常常,河码头旁,栽二棵葱蒜;屋后滴水沿墙根,长一溜韭菜。庄户人家住房四周,常年青枝绿叶,旺乎乎的!只要是能吃的,左邻右舍都长,不约而同都种。唯独,不长花种草!

庄户人有庄户人的看法,长花种草,不能当饭吃。与种田人不相干,那是没事人吃饱了撑的。偶尔,有一家爱花如命的人,在门口,长了两盆万年青,栽了一棵栀子花。马上,像触犯了天条似的,有人说,这是摆洋阔,也有人说不学好。甚至,有人背后直接骂败家子。不少喜欢花草的人,只好把秘密藏在心中。

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这三十年前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不是庄户人土,不怪庄户人粗。那时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母亲的茶具也换成一套紫砂茶具,小巧玲珑,透着光泽,但母亲嫌费事,没有洗茶、温壶这些繁文缛节,仍是开水泡,倒入茶盏一杯杯喝。那时我已结婚,不能常伴母亲左右,但一回家,母亲早已把茶沏好,两杯茶放在茶几上,屋子里萦绕着悠悠茶香,我和母亲慢慢喝着茶,听母亲说着家常,即使离家只是两三天,也似乎有言不尽的冗长岁月,有道不完的柴米油盐琐碎事,这杯茶从浓到淡、从热到温,记录着我在母亲膝下的幸福时刻。人到中年,会常常回忆起小时候的时光,才发觉那长长的岁月不是从我的指尖流逝,而是在茶的光阴里游走的。日子,从一杯茶中氤氲升起,然后又从一杯茶中袅袅吹散,时光变得缓慢,像是一张老旧的唱片,咿咿呀呀地吟唱,慢慢曲终人散。

茶我是喝了很多年,但茶中禅意我总是参不透。只是觉得人生如旅,我们不断前行,不停奔波,每当身心疲倦,或是内心浮躁不能宁静,捧一杯茶小憩片刻,那缕缕茶香会让人卸下身上的盔甲,轻松下来。忧郁的时候,我会让自己慢下来,坐在书桌前,沏上一杯茶,杯中茶水,已不是简单的饮品,水中似有静心之气,看杯口雾气氤氲,袅袅而升,看杯中茶叶舒展,或浮或沉。茶需沉浮,人亦如此,人生在风雨中沉浮,在岁月中成长,那被沸水沏了一次次的浓茶,多像我们遭受的一次次挫折,人生纵使起起落落,最终会在时间的浸润后,渐渐归于平静。如此,生命的沧桑和厚重,才能像这杯中茶一样,清新而悠远。

庄户人那一畦烟火

■ 江苏建湖 陈文祥

的庄户人,过的艰辛,图的实诚。谁也不怨!谁也没错!自打27岁离开兰陈舍,告别庄户人生活,一晃,三十来年了。想必,庄户人那一畦烟火,仍炊烟袅袅!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这次,机缘巧合,偶然回了趟故乡。记忆中的乡村,已渐行渐远。变了,变了,似乎一切都变了!我已不敢认,也认不得了!除了风,除了云,依旧那样。路变宽了,桥变大了,庄户人也变得时髦了。故乡这个丑小鸭,已成了白天鹅。我那心心念念的一畦畦烟火啊,更是面目全非、天翻地覆。原本的菜园,大多成了名符其实的花园。月季、玫瑰、绣球、凌霄、牡丹、桂花、石榴、紫藤、山茶,等等,应有尽有,堂而皇之地在千家万户的菜畦里,占了半壁江山。有好多人家,直接将原来的菜畦废了,砌成了高高大大、方方正正的花坛或花池,里面长满了各种诱人的花草。像村上是一群嘻嘻哈哈的村姑,摇摇摆摆,随风起舞。人一走近,花香扑鼻而来!

至于那五花八门的盆栽花草,庄户人家能摆出一大排。各种花盆,看得人眼花缭乱。谁也不稀奇,谁也不惊讶!当成了不可缺少的板凳桌子一样。芦荟、吊兰、一叶兰、龟背竹、兰花、君子兰、石竹、紫薇、丁香、铁树,庄户人,谁都能说出自家花草一串的名字,谈到养花经,更似个老练的花农,讲得头头是道,说得眉飞色舞。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些时髦人,就是曾经熟悉而保守的庄户人么?从乡邻们口中得知,如今家家户户日子好过了,尤其是机械化的普及,庄户人得到了彻底解放,思想观念也跟着开放了。多了几分闲情逸致,多了几分琴棋书画。生活开始讲品位、追求情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再正常不过。何况,现在顿顿荤腥为主,菜园稍微长点蔬菜就够吃了,其他用来长长花草,美化美化环境、陶冶陶冶性情,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呢!

灵境庐观雨

■ 湖南桃源 解黎晴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我曾听过各种时序各种场景的雨——山谷中初春的雨,旷野里仲夏的雨,莲塘边暮秋的雨,溪流旁深冬的雨……但在灵境庐观雨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是庚辰盛夏的一个闷热难耐的午后,骄阳像火一样酷热,烤得大地冒起了青烟!不知过了多久,天色突然灰暗起来,树枝间也没有一丝儿微风。因为停电,我只好慵懒地坐在凉风能够畅通直入的过道之口,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从额头、脸庞和脖颈上爆裂而出,被汗渍黄的棉纱背心湿湿地贴在脊背上,热汗在胸前马不停蹄地淌成淋漓的水沟……热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陡然刮起了暴风——一排排躯干遒劲的大树在猛烈的风中摇晃,一条条粗细不一的树枝像狂舞的皮鞭抽打着、呼啸着;高齐楼檐的水杉被吹得深深地弯下了修长的腰肢,但只要这股风稍稍一过,第二股更为强烈的罡风还未到来之前,水杉又顽强地挺起了腰杆!

乌云从遥远的天底急急地赶来,这时候的天色像一口倒扣下来的黑锅变得更加昏暗!接着,一道金蛇狂舞般的闪电划破天宇,天地之间刹时一片通明,紧接着一个惊天动地的炸雷好像在屋顶上爆响,整个大地似乎也被震得抖动不止,雷声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滚来(似乎是专为催醒天地万物而争鸣的吧)……霎时,骤雨狂泻而下,窄小的阳台之外,那些纷纷吹离树枝的一片片褐红和枯黄的阔叶,则像早凋时一声声沉重的叹息,无可奈何地飘荡在两楼之间宽阔的水泥球场上——一阵阵烈风还在毫不间断地劲吹,一股股快速滚荡的波纹宛若五柳湖的一朵朵银白色的浪花向着岸边席卷而去……透过木框纱门,但见狂风越刮越猛,一片噼啪之声爆炒在对峙相望的屋顶上,急雨跳跃在青黑的瓦片上溅起的水花一朵串着一朵,仿佛簇生出一面笼罩万物的天罗地网!雨脚随着风一会儿朝左,一会儿往右,在屋脊上狂走不停,雨水洗亮了乾坤……

暴雨洗濯了一个多小时以后,雨住了,风停了,太阳突破乌云的重围射出万道金光!一列像莲花形状的华灯已经默默地沉睡,由鹅卵石铺筑的甬道曲径通幽在溪水般奔流的地毯草坪上,遥遥相对的是像撑开的伞一样亭亭玉立着的两株弯弯曲曲的龙爪槐,却自有一种自然造化的尊荣。

雨后,灵境庐外的空气显得格外清新。在这座古藤爬壁的机关庭园里,我所栖居的所谓灵境庐,上下左右杂居着二十几户人家,是大约20年前所筑的一幢极为普通的四层旧楼,虽然外观陈旧,布局不甚合理,特别是造型已经大大落伍于设计新颖、建筑巍峨的豪宅,但却工程优质、结构牢固,足以让人安居!而灵境庐外四季葱茏的香樟和水杉的枝叶间,时时鸣响着一串串叽叽喳喳的鸟语,曾有做客的友人几次都在深夜或者黎明时分的美梦中猛然惊醒,还以为是安歇在陶渊明的园田居哩。想来天幕下,雨后的武陵山一定洗掉了尘垢,苍翠会随着白云一团团飘来,愈加青郁逼人吧!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我曾听过各种时序各种场景的雨——山谷中,初春的雨,空寂、稀疏,给人落寞的印象;旷野里,仲夏的雨,随意、奔放,但却给赶路的人无躲避之所;莲塘边,暮秋的雨,惆怅、伤怀,让人大发莲花盛开的胜景已逝,莲蓬饱满的秋实已远的感慨;溪流旁,深冬的雨,冷清、消瘦,寒意袭人,心头骤生寻找温暖的愿望!只有在灵境庐观雨,才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一种快乐的享受,也是一重人生的境界……